

生/活/随/笔

荔枝甜丝丝



吴凤鸣

每年,端午前的天气都是雨水偏多,一天总是晴不起来。空气也湿漉漉的,像一张网,从天际撒下来。雨一天天地落,使得总有人一进门就骂:“这鬼天气。”抖抖雨伞上的水,换上干爽的鞋子,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来。

人们大体上是不太喜欢端午前的天气,我也是。但平常生活里的日子,总有一些偶然相遇的小确幸,牵动着内心的柔软,自然生出一些幸福和快乐来,定能胜过我们日常那些所谓的烦恼了。

在广州工作的小妹前些天微信我,让我把住址发给她,她要寄荔枝回来,说今年广东的荔枝可是上品。也是,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东。端午节前后,也是荔枝成熟的时候,这段时间的新闻常常看到,今年广东的荔枝获得了大丰收。我说,小妹要破费了。小妹倒是很大方,说管够。

说到荔枝,心里也颇有微澜。荔枝在心头,一直都以贵妇般自居。一到成熟季节,红红的果子,悬挂在枝头,那样醒目,那样让人垂涎,却总是那样昂贵,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小时候的我们,常念“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知道了荔枝,知道了那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味道,却从来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啥滋味。于是,对荔枝总是充满了遐想,荔枝,成了我们仰望了许久的高贵的水果。

至于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吃到了荔枝,我已记不清了。还只记得,那是我参加工作以后,在依然把微薄的工资一分掰着两分用的情况下,鼓足了勇气,要买回一斤来尝尝。

那天终于尝到荔枝,内心涌起的不知是兴奋还是胆怯,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或者两者都有吧。像是面对痴恋了很久的爱人,终于要和它唇齿相知,又感觉自己像犯了一个大错,它毕竟太贵了,买荔枝的钱作用于三个弟妹和母亲,那可是一大笔数目的开销。管他的,买都买了,退不回去了。我人生的一大优点,就是学会了自我开解,于是便可以吃得心安理得一些。等剥去荔枝红红的壳,那晶莹剔透的果肉便露了出来,咬上一口,厚实的果肉异常香甜,那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水

果的味道,不仅仅是香甜,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高贵的味道。我忙拿给母亲,说:“很特别的水果,一定要尝尝。”母亲一贯听我的话,笑笑说“好”。没想到母亲一口咬下去,便要吐出来。“像烂红苕的味道,以后千万别买了。”母亲说,我大笑。我知道母亲说的烂红苕的味道,那是我们家种下的红苕,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长时间没有去挖,就烂在土里了。烂在土里的红苕,母亲又可惜,总会找时间去挖回来吃一些,喂给猪一些,所以我和母亲对烂红苕的味道总是记忆犹新。仔细品尝,荔枝的味道真还有烂红苕那么一丝相似的味道。吃烂红苕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我忙告诉母亲,是她自己吃不来这样的味道,怎么可能是烂红苕的味道呢?这是荔枝,昂贵着呢。

没过两天,小妹寄的荔枝就到了,我打开,满满的一大箱。一颗颗大而圆润的荔枝在我眼前跳动,仿佛小妹美丽的笑脸。小妹说,荔枝要赶快吃,放久了就不新鲜了。她准备端午节回老家,再带点回来,顺便也把男朋友带回来给大家看看,特别是要让父亲放心。

我为小妹的懂事而感到欣慰。父亲已于多年前回到老家,但好在身体健康,少有病痛。平时还同母亲一起在自留地种点蔬菜、瓜果之类。他常说,自己种的,吃得放心。我离老家近,周末常回去,父亲总会从土里摘一些时令蔬菜让我带回。上周末,父亲就拿了好多四季豆、洋芋、黄瓜、胭脂李等,装了大半后备箱。看着还能劳动的父亲,我的心放宽了不少。他每次拿东西让我带回我都不拒绝。他常说人老了不中用了,我让他的存在感再延续,何尝不是一种安慰父亲的方式?

我们姊妹都长大了,应该说父亲可以在老家颐养天年,但两个最小的弟妹还未成家,这一直成为他内心的牵挂。父亲听说他们端午都要回家,对我说:“端午回来,糯苞谷也可以吃了,我记得你们几姊妹最喜欢吃了……”

窗外的雨依然在下,但我知道我和父亲的心已经开始放晴了。今年端午有足够的荔枝吃,想必父母心里也会甜丝丝的。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散/文/诗

端午美人(组章)



海清涓

端午香草

太阳站在天空的最高处,核桃树上的布谷鸟声声催农时。艾蒿和菖蒲,不约而同抱拳。

时而背靠背,时而面对面,艾蒿和菖蒲,倒立在门上。招一百种福气,去一百种病痛。

其实,不说艾蒿和菖蒲这两种灵草。就是晒在院里的车前草、铜钱草、鱼腥草、葛藤、紫苏、五加、野薄荷、金银花、水灯芯。在金光万丈中,已经学会了写飞龙在天的草书,已经学会了写良药苦口的篆书。

毕竟,端午是龙节。毕竟,端午是药节。

那位名字中带龙的郎中,从海边到江边。一直把端午,称为香草节,或者草药节。

我依稀记得,端着茶杯的龙郎中,口齿不清地说过。所有的草,遇到端午,都香成了药。

端午美人

美人走了。会写诗的美人,一个一个,都走了。

伍子胥,走进春秋的钱塘江。用恨,写一首忠臣良将。

屈原,走进春秋的汨罗江。用爱,写一首忧国忧民。

曹娥,走进东汉的大江。用泪,写一首孝感动天。

秋瑾,走进清末的轩亭口。用血,写一首秋风秋雨愁煞人。

端阳节,重午节,五月节,天中节,都不如诗人节,或者美人节,来得亲切,来得养耳。

每一个端午,一群夏天出生的人,都要靠近水边,追忆那些会写诗的美人。

端午美食

粽子。鲜肉腊肉的咸,红枣红豆的甜,让人口齿留香。

如果桌上还有,流油的咸鸭蛋,蒜炒苋菜,干炸小黄鱼,爆炒小龙虾,红烧鳊鱼段。如果桌上还有,一小杯雄黄酒。大大小小的眼睛,都会闪闪发光。

有了五红,或者五黄。蛇,蜘蛛,蝎子,蜈蚣,壁虎。甚至比五毒更毒的毒物,都会吓得落荒而逃。

端午,名副其实的龙舟节。带着香草,带着香花,带着美人。到长江南岸,跟陌生人赛一次原始的龙舟。

如果抢到鸭子,就拿回家,给母亲烧魔芋。如果什么也没有抢到,就到解放碑,烫特辣火锅。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心/香/一/瓣

栀子花开端午来



曾小燕

母亲打来电话,说园子里的栀子花开了。

年近八旬的母亲,骨子里钟爱栀子花。母亲觉得,只要屋子里有了栀子花,生活里就有了幸福和美好。猛然想起农历已过五月,栀子花开,预示着端午就要来了。

年轻时候的母亲在城郊一个名叫安宁的公社做干部,母亲工作很勤奋。幼时的记忆里,经常是我和哥哥已经甜甜地睡下,母亲才披着夜色回家。那时候不懂日子,但对母亲身上的味道却极其敏感。尤其是到了农历五月,母亲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花香,那是母亲下村时,村民摘给她的栀子花香。母亲回到家里,用针线把栀子花串起来,然后把它们细心地挂在罩子里,栀子花甜甜淡淡的香,便在小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我在梦里闻到了花香,就知道母亲回来了。

后来,母亲有了自己的小园子,就在园子里种了一棵栀子树。母亲种的栀子树开的是双层,比一般的栀子花瓣开得大,花香也更浓烈。母亲喜欢把快开的花骨朵摘下来,放在有水的盘子里养着,说让它们在屋子里慢慢地开。

母亲的针线活极好。记忆里,栀子花开后没多久,母亲就开始在针线篓子里找一些碎布和棉花,在寂静的夜里给我缝布偶。母亲把缝的布偶称作“猴子”,这个“猴子”有一个小小的光脑袋,背上塞着鼓鼓囊囊的棉花,四个细细的脚被缝在一起,那形状像一驼背的老太太。母亲在“猴子”屁股下面缝一个三角形的五彩小粽子,脑袋上面用一根长线穿起来,可以挂在罩钩上,也可以挂在脖子上。种了栀子树后,母亲就把五彩的小粽子换成了栀子花。母亲做好“猴子”并不急着唤醒我,她会等我醒来,穿上衣服,然后像变戏法一样递给我一个花里胡哨的“猴子”布偶,说:“拿去玩玩吧!”

我把布偶小心翼翼地挂在脖子上,到学校后就故意在同学面前晃来晃去,心里充满着窃喜,还有炫耀的意味。同学们这个看,那个摸,直到把布偶摸脏摸变形,栀子花变黑,才恋恋不舍地取下来。那时不懂母亲为什么每年都要给我做这个布偶,只知道,每年栀子花开,我就会收到一个布偶,那是母亲给我的礼物。

当我做了母亲,有了女儿,母亲也老了,但园子里的栀子花依然每年都开,母亲对栀子花的钟爱也丝毫没减。母亲依然坚持在每年的端午节,给她的小外孙女做“猴子”布偶,屁股上挂着一朵洁白的栀子花。

栀子花开端午来!如今,我还能收到母亲摘给我的栀子花,还有她亲手做的“猴子”布偶,真是一份莫大的幸福和美好。(作者单位:梁平区交通局)

诗/绪/纷/飞

江海情(歌词)

——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而作

找到了马六甲就找到了你
地图上的小红点有灵动的身姿
你将世界收入眼底
所以有了我们美丽的开始
胡姬花肉骨茶
朝天门楼上看朝霞
不问彼此 相互支持
万里画卷记录着精诚合作的佳话
江海总会相遇 岁月奔流不息
因为有你 我有信心谱写新的传奇

逶迤的群山怎么遮住你
历史里的古巴渝有壮美的情义
你心向海寻找知己
所以有了我们共同的故事
洪崖洞火锅红
克拉码头边忙迎送
互联互通义利两重
牵手初衷经得起世事变幻的浪涌
江海本是一体 无论南北东西
因为有你 这世间值得奋楫长击



陆志平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商务委)

梦屈原



杨骏

屈大夫
昨晚,我又梦见你了
你仍在汨罗江畔
慢步行吟
梦中,我和那些
认识和不认识的诗人
划着一叶龙舟
在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

把你追赶
像在追赶《天问》《九歌》
追赶你的报国之心
梦中,我为你唱起——
《涉江》《哀郢》《怀沙》
屈大夫,我们热爱你
我们追随你

我们是龙舟的大浆大槳
带着求索的闪电
奋力划呀划
划得波浪变成一行行诗
划向你,划向
一个伟大的名字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